談文學館的想像與實踐

館際交流座談會高雄場側記

文／蕭安凱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文學館

2014文學迴鄉・館際交流系列座談會（一）
座談主題：文學生命力的延伸——談文學館的想像與實踐
與談人：鄭烱明（主持人）、邱若山、曾貴海、陳坤崙、張信吉
時間：2014年8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至12時
地點：高雄文學館2樓講座室

翁誌聰館長與5位與談者一同探討國內文學館舍的設置，也兼及國外文學館的經營模式，以他山之石攻錯，此次是較為集中論述文學館營運的一場主題式座談會。

2014年文學迴鄉館際交流系列第一場講座，於8月17日假高雄文學館舉辦，由文學台灣基金會董事長鄭烱明主持，國立台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張信吉組長、文學台灣雜誌社陳坤崙社長、詩人曾貴海、靜宜大學邱若山教授與會座談。座談會當天國立台灣文學館翁誌聰館長，以及高雄文學館施純福館長蒞臨致詞。

翁館長表示，台灣文學館是一座國家級的文學館，相較之下，它比其他文學館舍的資源豐富，在其接任之前，已有歷任館長打下很好的基礎，未來，在文學館本身的業務之外，希望能夠與全國各地關心文學發展的前輩及同好們交流，因此2014館際交流系列座談會首場來到高雄，與多年辛苦耕耘並且最有成績的高雄文學館及文學台灣基金會合作，以「文學館的想像與實踐」為題，同時這次邀請了對日本文學館有非常豐富親訪經驗的邱若山教授，

日本多達7百多個文學館，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參考？而高雄或台灣各地需要怎樣有特色的文學館？接下來台灣文學館將陸續與美濃鍾理和紀念館、龍瑛宗紀念館籌備處，以及全國各地不管是籌備中，或者已經成立的文學館，進行廣泛的交流。

高雄文學館施純福館長則表示，這次與台灣文學館的館際合作，在幾個月前翁館長親自到高雄來了解並且促成這樣一個盛會，高雄文學館非常感謝；同時高雄文學館也要特別感謝文學台灣基金會過去在高雄文學館成立時的大力協助，以及謝謝當天親蒞現場的作家汪啟疆先生，在大家共同鞭策與努力下才有今天高雄文學館的規模。施館長並且宣布，未來中央公園將會有一座「文學台灣館」與「李科永紀念圖書館」形成一個文學聚落，對於高雄文化提升，與文學的發展將會有正面的幫助。

本次座談會分兩個部分進行，前半場由曾貴海、張信吉與陳坤崙就他們參與或參觀文學館的相關經驗進行分享；後半場邱若山與鄭烱明帶來參觀日本文學舍的照片，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

從文學館想像到「文學台灣館」

談到文學館的籌建，曾貴海認為這樣的念頭來自於對文學使命感：「每一個文學家，都要有一個責任，把自己的文學留在你的文學館裡面，作為一個向文學生命負責任的方式。還有一個，把你的文學，留給下一代的人，或留給這個時代，作為一個記憶的資產。」

曾貴海從建構文學館舍的重要性談起，回憶早年在日本短期留學遇到讓他非常驚訝與震驚的經驗：在日本，「文學館可能比（公共）廁所還要多，隨便一條路上就有一個石碑、紀念館。」他當時對於這種現象頗感到不解，但這些令人驚艷的經驗，埋下了日後在台灣推廣文學館的心願。

他指出，文學館或紀念館的概念不是從現代才開始的，他認為文化和文學的歷史要溯源到遠古時代，古代的人用符號在洞穴裡的牆壁上畫圖，留下他們生活的紀錄，他並且認為埃及金字塔上面畫的生活情節：戰爭、愛情、打獵，並且刻上文字講述他們那個時代的故事，因此埃及金字塔基本上是一個大的文化文學館。同時，歷史上的文化和文學像岩層一樣，一層一層舖蓋上去，人類把每一個時代的文化和文學，留在它的岩層裡面，考古學或研究者，透過岩層去發現、去詮釋那個時代整體的生活、文化與文學藝術的面貌。

從對於文學與文化的歷史想像，曾貴海談到為什麼要建文學館（按：文學台灣館）的想法，他說文學台灣基金會本想將文學台灣館設在鍾理和紀念館旁邊，使它們不僅可以相互對話，同時也可以使它們變成一個文學花園與公共藝術，但由於諸多現實因素而作罷。其次是時間壓力，他談到葉老過世，而他與鄭烱明與陳坤崙年紀也都大了，時間的壓力讓他們想留下一些東西為這個時代做見證。至今回憶起1984年在日本盛岡的車站廣場見到石川啄木詩碑的震撼，讓曾貴海感動與驚艷不已，這樣的心情延續至今，雖然文學台灣館在高雄中央公園的建館似乎引起了公園與文學館共榮關係的討論，但他表示，如同金字塔，文學館是一種軟硬體兼備的建築物，它與公園的自然景觀，以及由此延伸出的

曾貴海

張信吉

陳坤崙

文學步道，其實可以融入市民的生活，召喚來此休息與閱讀的文化旅人，形成一種日常的生活互動，將文學與藝術融入生活。

文學館的美感視野與經營現實之間

國立台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張信吉組長從他個人在文學館服務的經驗談起，他回顧台灣文學館成立的史前史，指出雖然台文館在2003年10月由首任館長林瑞明開始籌備及開館，但台文館的歷史要從19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追溯起，彼時強人政治結束，李登輝上任，一些文壇人士傳達了建立台灣自己的文學家園的想法。他個人在文學館服務了8、9年，陸續到各個地方交流，提及高雄時，他認為這裡不僅散發著熱情，還散發了真正的實踐力。他以台東文學館籌備處自吳錦發擔任文建會副主委時代至今仍未建館完成為例，來高標高雄的行動力。張信吉強調文學館的經營成功與否端視預算和人力這兩個關鍵點。沒有預算和人力，文學館的經營會面臨很大的困境。譬如台南市的葉石濤文學館，大家都看到很風光的一面，但葉石濤館並沒有常態的人力與經費，每年都是臨時性地去思考整個經營的問題。雖然談到文學館舍我們強調它的精神與美感上的想像，但要能夠實踐這些想像，恐怕在預算和人的條件上要有一些思考。

除此之外，張組長提出了一些問題：在日本，為什麼出了車站就能夠遇到詩的碑？日本如何將文學變成一種日常性的事務？這恐怕是未來文學館經營要考慮的問題，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文學館？我們有怎樣的文學素材與傳統？文學館的經營如何把文學與社會做緊密的結合？文學館要推出怎樣的文學活動把文學變成一種日常性、大家都能夠接觸到的一種生活習慣？這些恐怕也是滿重要的問題。

從野口英世紀念館到高雄文學館

陳坤崙談到1981年他帶著父親到日本去旅遊，途中參觀了野口英世紀念館。野口英世是一名醫學家，獻身於黃熱病的研究，一千日圓的紙幣肖像即是野口英世。當時台灣並沒有類似的紀念館，陳坤崙表示那次的參觀經驗對他的衝擊很大，讓他非常感動。日本人把野口英世小時候住過的茅草蓋的房子保留下來，上面再做一個鐵皮屋加以保護，它裡面展覽了野口小時候穿的草鞋、寫過的筆、讀過的書的眉批、穿過的即使破破爛爛的衣服、還有他小時候幫父母砍柴的鐮刀等等。這種展覽等於是一種教育。參觀了這個令他印象深刻的紀念館，日後在籌劃鍾理和紀念館時，他也曾建議鍾家將老家留下來，由於老家早已敗壞，鍾理和小說中所描寫的小時候的場景因此沒能留下來，甚為可惜。

談到高雄文學館的布展，他當時建議高雄市文化局應先策畫編印《高雄文學小百科》，全面性地蒐集高雄作家的資料，日後實質的高雄文學館才有可能。為了編纂這本書，動員了不少文學朋友，從名單提供、籌組編輯團隊、討論撰寫內容，還有收錄作家資格等，這些都是繁雜的工作。資料初步蒐集之後，便展開高雄文學館的重新規畫工作。由於高雄文學館是台灣第一個地方文學館，沒有他館的經驗可供參考，個人的紀念館只是以作家個人為主題而已，也許會延伸一些朋友；但高雄文學館需要展覽的作家很多，把作家們的資料蒐集齊全以後，還要考慮展示空間。2006年，《高雄文學小百科》出版，2008年，《高雄市文學史古典篇》與《高雄市文學史現代篇》完成，讓高雄文學有了明顯的輪廓，但即使如此，陳坤崙表示直到現在他還是一直覺得高雄文學館尚未完成，譬如高雄的文藝社團尚未在展示範圍。他期待有一天這些資料能夠把它完全呈現出來，這樣才是一個實質的高雄文學館。

參訪日本文學館的經驗與感想

邱若山教授任教於靜宜大學日文系，他長期關注日本各種文學館舍，座談會當天他帶來了豐富的照片，從北海道、東北、東京、關東、信州、關西、紀伊半島、四國、九州等地的文學館舍，包括渡邊淳一文學館、三浦綾子文學館、太宰治紀念館、財團法人日本近代文學館、神奈川近代文學館、堀辰雄文學紀念館、泉鏡花紀念館、夏目漱石舊居等。邱若山指出，依照日本的民間組織「文學館研究會」（http://literarymuseum.net）的調查，目前日本大約有756間文學館舍。以日本1都1道2府43縣共47個行政區平均來算，每個行政區（縣）平均超過16間文學館。東京89館，最少的琉球只有1館，宮崎縣只有2館。海外有2館，其一是倫敦夏目漱石紀念館，其二是柏林森鷗外紀念館。

邱若山認為日本文學館的定位很有趣，日本的法律有圖書館法與博物館法，但沒有文學館法，也因此沒有國立的文學館。如果有國立的，必須制定文學館法。因此日本最大的文學館就是由47個行政單位各自成立，與文學有關的不管小說、俳句、歌人等相關資料都在蒐集範圍內，現在甚至與電影、漫畫、作詞家等有關的也都蒐羅，並且日本的文學館不僅是近代的，也擴充到古典，譬如近世文學芭蕉紀念館。日本最早文學館，是1947年在馬籠宿成立的島崎藤村紀念館，截至1997年的統計，它的入館人數已超過1千萬人次。

為什麼日本有這麼多文學館舍？大約在1980年代後期，中曾根康弘擔任日本首相的時候曾經推動市町村地方再造運動，提供每個基層行政單位1億

座談會後高雄文學館館長施純福 (後排右)、台灣文學館館長翁誌聰 (前排左3)、詩人汪啟疆 (後排左) 及與談人合影，為此次館際交流留下歷史畫面。

日圓，很多地方蓋溫泉會館，但也很多地方蓋文學館，因此文學館舍大量激增。除了這些資訊，他也分享了日本文學館舍建築、經營模式與組織、文創與觀光資源結合等，他認為日本各方面的文學文化設施的整備與建設，具備了先進國家的文化水準，台灣未來在這方面有很多的師法空間。

文學魅力與文化教育

作為座談的壓軸，鄭烱明首先簡要地回顧了鍾理和紀念館、賴和紀念館、高雄文學館及台灣文學館。鄭烱明提及自己對於文學館概念的啟發，是他在1989年與陳千武到中國，受邀至復旦大學參加一個會議，當時參觀了魯迅故居，對那次的參訪印象深刻，並且還買了一些紀念品。後來曾到英國莎士比亞居故居參觀。這兩次是他過去少數僅有的對於文學館的一些經驗，而這幾年跟隨邱若山教授帶團參觀日本文學館，鄭烱明參加了其中4次，最近一次是文學台灣基金會主辦，到東京、鎌倉、伊豆文學之旅。

鄭烱明從文學館的本質：保存與收藏作家的作品、展示作家相關文物等敘起，他回憶10年前去印度參訪甘地紀念館，看到甘地平時穿的鞋子，他並且興奮地談到他去參訪太宰治紀念館，館內展示太宰治在東大時穿著的外衣，當時館內就吊著一件相同的衣服讓參觀者穿，分享他也穿上那件外衣照了相。

除了典藏文物外，他談到文學館也時常藉著舉辦徵文或研討會、作家作品朗讀會、文學散步、探訪等，藉由作家筆下描述的路線或地點，貼近創作者或文學人物的心境。至於文學館屬性（公、私立）、內涵（個人紀念館、文學團體、區域性質或全國性質），不同的文學館各有側重的經營或展示模式。談到文學館的活動與營運，鄭烱明頗有感觸地說，日本的文學館舍九成以上都是收費的，一張門票大約70、80元台幣；而台灣的文學館舍一般不收費，但收費對於一個文學館舍的營運來說，實際上大有助益。他以日本群馬縣為例，一位女性體操老師因脊椎受傷頸部以下不能動，她躺著以嘴巴含著筆畫畫、寫詩，後來她居住的村莊為她蓋了一間美術館，參觀的人愈來愈多，日後村人甚至在一個小湖邊請很有名的設計師蓋了一間文學館，新舊館舍20幾年來參觀的人數過5百萬，平均一天約有700人參觀，這些門票的收益即可投入館舍的營運。

最後鄭烱明分享他五度的日本文學館舍探訪：東北文學之旅（2007）、北海道人文自然之旅（2011）、輕井澤文學之旅（2012）、九州文學之旅（2013）、東京伊豆鎌倉文學之旅（2013）。他最後更是語重心長地表示，希望我們台灣文學館越來越多，保存作家的資料，傳給後代子孫，變成台灣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本次座談會由各與談人執筆之專題文章全文刊登於《文學台灣》第92期（2014冬季號）